

世界历史有哪些经典的名将对决？

王翦对项燕，耗时两年，敌动我不动，敌不动我还是死都不动。抛开一切战术和阴谋诡计，这场经年累月的对垒，考的是两位名将的意志和耐心。

历史看多了，总会发现一些趋同的，或者说规律性的东西。譬如古时历代王朝的「兴」与「废」，总结下来，通常都是这个样子：最开始凭运气攒下的家业，到最后凭本事丢个精光。而那些最终导致改朝换代的作死要素，其实在王朝最辉煌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只不过在大有为之主的光环之下，人们只能对它视而不见.....

公元前 226 年，这一年可能是秦王嬴政头一回知道，「膨胀」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当初的宿敌赵国现在变成了「邯郸郡」；燕国的大部分国土也都已经纳入进了秦的版图，燕王姬喜这个时候应该正躲在东北那疙瘩瑟瑟发抖；曾经把秦国虐到差点删号的魏国，现在只剩下国都大梁还在秦军的兵锋下做着最后的抵抗，破城亡国只是个时间问题.....总之在前几代秦王任上，「一统天下」和「星辰大海」一样，还只是一个拿来鼓励自己的口号，可到了嬴政这，已经变成了年度工作计划了。

唯一有点闹心的是，不久前新郑有一帮前韩贵族发动叛乱，号称要复辟韩国，好在王贲过去三下五除二就镇压了这批遗老遗

少。叛乱的组织者据说是原来韩相张平的儿子，叫张良，目前仍正负案在逃，被有关部门全网通缉。

不过在当时，这点事应该是完全影响不到嬴政的心情：就在发动灭韩之战的那一年（公元前 230），嬴政的奶奶华阳太后去世了，这意味着曾经在秦国可以呼风唤雨、制霸朝堂的楚国外戚集团，一下子没了靠山。之后的四年里，当初靠着老太太晋级上位的那些高官显贵，要么迅速沦为边缘人，要么干脆被按照干湿分类，统统扫到了垃圾桶里。

也是在这一年，嬴政迎来了他第十八个儿子（估计他的业余生活比较乏味），可能因为孩子太多的缘故，所以名字起得比较随便——名曰「胡亥」。

当时嬴政的心情，应该就和后来汉武帝刘彻熬死奶奶窦太后时差不多——完全就是集权一时爽，一直集权一直爽。秦国的最高权力到此完全集中到了秦王手里，再没有什么可以制衡他的东西。当初他太爷爷嬴稷熬到 60 岁才实现的「小目标」，嬴政 30 来岁就已经达到了……

1

在灭国大战发动之前，是吕不韦的休养生息政策，给秦国开了长达十年的「节能模式」，这才让秦国有机会攒粮、攒兵、攒资源。

秦国能把各种资源集中在一起的社会动用能力，则是得益于商鞅和秦孝公时代的制度构建，而当初商鞅给秦国编写源代码的时候，恰恰是不主张君主处处插手、过度集权的。

除此以外，当初秦国开了十年的节能模式，相应也让东方六国的外部压力骤然减轻了不少，这就给上层留出了足够的时间去搞内斗、搞腐化堕落——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秦国内部的宫斗，之前先后退场的团队要么是自己发昏自爆了，要么是被猪队友坑死，要么干脆就是自然寿命到点，活不过新生代.....

所谓「天选之子」，就个人而言，说白了就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投到了正确的娘胎里。而就历史和大环境来说，就是诸多因素不断叠加、累积，在某个时间点恰好越过了临界值，让世界为之改变，这也就是所谓的大势所趋。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看到君王的伟大，却忘记了规律和法则才是真正碾压一切的存在。

其实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从韩国被灭算起，在不到五年时间里，不打磕绊地连灭四国（公元前 225 年灭魏国），这种把把吃鸡的成就感，谁顶得住啊！？

而秦国的灭楚之战，就是嬴政在这种「嗨」到极致的状态下开始策划的，你这简直就是醉驾！？

2

公元前 226 年，嬴政收到了两套灭楚方案：

方案 A：由老将王翦提出，需要集中 60 万兵力，步步为营往前平推，耗时最少两年——在当时，60 万兵力外带两年的后勤供

应，几乎等于是掏空秦国的全部家底儿。

方案 B：由新崛起的少壮派将领李信提出，只动用 20 万精兵，兵分两路打闪电战，乘楚人不注意就彻底打懵他们，然后速战速决灭了楚国——当初王翦指挥灭赵之战一共动用兵力 30 万，耗时一年，而楚国的体量远要大于赵国，如果李信真能用 20 万兵力灭掉楚国，那对嬴政来说这简直就是「拼 XX 价」。

光是看报价，嬴政的心理就已经彻底倒向了李信一边——王翦老头的方案简直就是在「哄抬物价」。

除此之外，嬴政很可能还有另外一层考虑：之前王翦已经灭了燕、赵两国，他儿子王贲正在围困魏国都城大梁，用不了几天灭魏的功劳也要记在老王家的账上。如果再让王翦指挥灭楚之战，那王氏后面妥妥就是功高震主，显然这是哪个君王都不想看到的。

而如果楚国能灭在李信手里，那未来论功行赏的时候，凭借这个光环他就可以对冲掉王翦王贲父子的一部分影响力，这样谁家也不可能一家独大。这样既能有不大的代价灭了楚国，又能在未来让勋贵互相制衡，一个选择，双重享受——堪称完美啊。

但如果嬴政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李信的方案其实并不算很靠谱：当时楚国的国土涵盖了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但也因为楚国实在太大了，对他的征服和之前的灭国战争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和现在「南方人」给人们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楚人桀骜不驯、民风彪悍，一言不合就敢玩命，再加上楚国庞大的体量，在春秋时代中原诸国的眼里，楚国活脱脱就是一个「进击的巨人」。后来在齐、宋、晋等国的轮番打压下，楚国最终开始走向衰落，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已经失去了当初进击中原的锐利，然而巨人依然还是巨人。

除此以外，在上一节里我们曾经提到，楚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散装」：对楚人来说，楚王更像是精神领袖兼各地贵族间的话事人，这个角色当然非常重要，但没有也不是不行。

套用一个现代管理学概念，楚国的这种结构有点类似于「海星式组织」，权力布局其实是分布式的，不存在不可或缺的中枢系统，这就意味着谁也没办法对他一击扎心。即便你能顺利打进楚国国都，抓住楚王，也不等于说楚国各地的反抗就会因此戛然而止。

面对这么一个「血厚」型的庞然大物，想用 20 万兵力快速解决掉他，从理论上说也不是不行，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几乎不能犯错：用 20 万精锐，在 150 万平方公里、遍布山丘、丛林以及河流、湖泊的南方地区，两路并进，长途奔袭……这种神一般的操作听起来是很酷，但最大的问题就是容错率太低，看着像是凭技术，其实是在赌运气。

3

李信之所以会给老大提出这么一个看似精妙，实则藏着一颗大雷的方案，可能也和他之前的人设有关。在灭赵与灭燕之战中，李信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细说起来，在这两场战争里，

李信所扮演的其实都是带领偏师打辅助的角色，统筹全局的一直都是老将王翦。

这种「专注辅助二十年」的角色设定，让李信在思考问题时，会更习惯于专注战术层面的微操作，这也就不难理解他的灭楚方案里为什么会充满了各种「风骚走位」。

李信这种「万年辅助」的属性，后来又遗传到了他的后人，「飞将军」李广身上，所谓「李广难封」，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公元前 226 年，嬴政最终决定采纳李信的灭楚方案，并且任命他为 20 万伐楚大军的统帅。转换角色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起码需要一个过渡过程，而嬴政对李信的任命，相当于让一个优等生跳过「5 年高考 3 年模拟」，上来就直接进考场。

无论是操作方案还是用人，这里面的隐患其实都不难被发现，可无奈的是当时的嬴政完全就是处于一种「龙傲天」的状态。各种问题任你再显而易见，他也照样会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老将王翦在自己的方案被秦王否决以后，随即给老大打了离职报告，选择辞官归隐。老头做出这样的决定，可能是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想法；但也可能是意识到了秦王刻意重用李信，背后应该还有平衡王氏势力的意图，所以干脆通过提前退休，让老大放心，也让自己心里踏实。

在秦国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老将军王翦这个明哲保身的举动，从自身来说非常明智，但也的确预示着——时代要变了……

公元前 225 年，王贲的灭魏之战还没有彻底结束，另一边灭楚战争就已经正式打响了：20 万秦军精锐兵分两路，一路是李信指挥的主力，另一路是蒙武指挥的偏师【蒙恬（tián）的老爹】。两路秦军就像两柄锐利的短剑，刺穿了楚人一层又一层的防线，几乎每天战况都会有新的进展，而前线给嬴政传来的战报基本就是在日更。

这种靠少量精锐部队轻装上阵，快速推进的技巧性打法，应该是李信最擅长的。之前在灭燕之战时，李信就是靠这种方式在易水河畔击溃了太子丹率领的燕军（就是策划荆轲刺秦的那位），之后又一路轻兵急进，撵得逃命中的燕王姬喜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最后实在没辙，老头只得下令处死太子丹，用自己儿子的脑袋换来秦军的暂时停战，也让李信抢到了货真价实的人头。

如今李信作为指挥灭楚之战的统帅，无非就是把他之前擅长的「单刀流」变成了强化版的「二刀流」。在一个又一个好消息不断传来的时候，李信和后方的嬴政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两支秦军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快速推进，这就导致他们之间的距离正在越拉越大，和后勤补给的距离也在越来越大，这等于是出远门既不带充电器也不带充电宝。

除此以外，他们同样没意识到的是，面对素来悍勇的楚人，秦军这段时间的进展顺利得未免有点太过头了。事实上在不知不觉中，李信和蒙武带着 20 万秦军精锐，正在一步一步地踏进楚人为他们挖好的「陷阱」里。而给他们挖坑的那个人，就是楚国最后的柱石，武安君项燕。

项燕同时还是项氏族人的家主：项氏源于项国，是一个始于西周初期的小诸侯国，他们的先祖是周文王姬昌的后裔，因此这一支血脉应当被称为姬姓项氏。或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项氏在面对源自「南方蛮夷」的熊氏王族时，在内心深处始终保持着一份高傲。最初的项国位于现在河南的项城市一带，那里也是后来袁世凯的老家。在春秋时代，项国先是被鲁国吞并，之后又被楚国征服，就像上一小节里说的那样，项氏族人接受了楚王室的契约，融入了楚国，之后举族迁徙到了今天的江苏宿迁。到了战国中后期，项氏已然成为了楚国上层颇具影响力的大族。

就在差不多两三年前（公元前 238 年），楚考烈王的庶出子熊负刍（chú）突然发动政变，杀掉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楚哀王熊犹，以及当时的权臣李园，之后自立为楚王。上层搞出政变这样的大新闻，一般情况下后面跟着的必然是清洗政敌、搞政治站队……总之权力中枢会因为种种混乱在很长第一段时间里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可是楚国的「散装」属性决定了他根本不会按照这个常理出牌。

李信一通「猛如虎」的操作，的确让楚国各派贵族势力都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压力，让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放下彼此之间的算计，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种自发性的抵抗所迸发出来的战斗意志，比起中原诸国君王自上而下的一纸诏书，效果要强太多了，就算是楚国的政府军后撤了，各地世族的私兵也不会放弃抵抗，这就让秦军的身后始终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再后面事情的发展就比较简单了，在项燕的指挥下，楚军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术」，不断后撤，在短时间内把一大堆城池留给了秦军。而李信根本来不及等秦国本土派兵来接管这些新收之地，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留下一部分部队和辎重，主力继续向南挺进。李信和蒙武手里一共就这 20 万人，如今面对「仓皇逃窜」的楚军，他们不得不把这点人马像胡椒面一样均匀地撒在广袤的华中和华南地区。

李信所率领的精锐部队，如果集中起来攻城略地搞突袭，那是神一般的存在，可是你把他们散开了，留在后方打治安战，那点数量根本是没什么「X 用」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快」，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与此同时，项燕指挥的楚军主力不声不响地绕到了秦军的身后，在感觉把秦军「遛」得差不多了以后，瞬间输出全开，在三天时间里一举击溃了秦军，20 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按照史书记载，在这次惨败中，秦军仅都尉就阵亡了七名。就连李信和蒙武，最后也是侥幸才捡了条命回来。

关于李信伐楚失败的原因，还有另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我所看到的出处来自于李开元先生，简单来说，就是李信的失败源于昌平君熊启的反叛。在前面的内容里，我们曾经提到过昌平君。楚考烈王熊完还在做太子的时候，曾经在秦国做过一段时间人质，在那段日子里熊完迎娶了一位秦国公主，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就是熊启。再后来，楚顷襄王病危，熊完潜逃回楚国继承王位，而熊启和母亲则继续留在了秦国，所以这位昌平君身上应该兼具秦楚两国王族的血统。

论辈分，昌平君大概应该算是嬴政的表叔。华阳太后在世的时候，楚国外戚在秦国权势滔天，昌平君熊启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许和西汉窦太后时代的窦婴差不多。吕不韦被迫辞职以后，熊启便接任了秦国的相邦，总理秦国政务。华阳太后去世以后，留下的楚国外戚势力，想想也该知道，嬴政肯定是看着不会顺眼的。合理推想一下，熊启作为相邦，他的权力应该会被嬴政大大削减，甚至可能被完全架空。就在灭楚之战打响之前，熊启因为反对李信的灭楚方案，被嬴政罢免了相位，发配到了陈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县，在那里做了一个地方官。

陈县曾经是楚国首都，在秦昭襄王时代被秦国占领，一旦灭楚之战打响，陈县将是李信大军的大后方。嬴政认为，既然自己的这个表叔有一半的楚国王族血统，那把他放在陈县搞搞统战，应该会有利于安抚当地楚国遗民的人心。而且熊启从一出生就生活在秦国，身上还有一半秦人的血统，按理说这样一个标准的移民二代，对于一个行将灭亡的楚国，应该不太可能有太多感情。

从这个角度说，嬴政这个安排虽然有点悬，但也还不能算错。他脑子真正「瓦特了」的地方在于：他这个安排是在熊启被削权罢相以后做出的——你忘了当初吕不韦是怎么死的了？！

（详见第二小节）。可以想象一下，在熊启接到秦王的调令以后，成蟜（jiǎo）、嫪毐、吕不韦这些光辉形象估计会一下子全都涌上心头。即便仅仅是为了眼下能活下来，也只能放手一搏，赌一把。

于是，陈县的最高军政长官突然向当地军民宣布——「我们造反了」，而李信的大后方就这样彻底悲剧了……

昌平君的反叛如果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的话，那这件事或许就是压垮李信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我们看来，嬴政前脚刚把昌平君解除职务，后脚又把他「发配」到一个能影响全局的关键岗位，这种「神操作」完全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但如果细想一下，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那些掌握权力的大人物们一旦迷醉于高高在上的感觉里，就会很难再把其他人当人看，也就很难再意识到自己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他们会认为「雷霆雨露皆是天恩」，都是下面人应该应分的。其实即便是普通人也会如此，比如那些在餐馆里对服务员颐指气使的主，天知道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吃了人家多少口水。嬴政当时正处在一种自信心爆棚的状态，如果真做出这种自己给自己埋雷的事，其实也不算太不可思议。

言归正题。李信伐楚失败，一次损失兵力近 20 万，这应该是在邯郸之战以后，秦国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战败。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嬴政终于再次表现出了他过于常人的一面——在关键时刻，他没有「甩锅」。

嬴政没有把战败的责任归咎在李信身上，而是亲自跑到王翦家里，去登门道歉，请老头再度出山。这么一来，也就等于昭告朝野，这次战败的责任老靠自己扛了。

无论当初李信出的主意多不靠谱，但说到底拍板的还是嬴政自己，李信作为战将只是一个执行者；更何况当时嬴政还把基于权力的政治考虑，参合到了技术问题里。

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作为领导者，真遇到事能自己扛的，古往今来并不多。

当初长平之战，赵括接手的原本就是一个没多少回旋余地的残局，面对战神白起能给秦军造成重大伤亡，最终本人也战死沙场，作为军人最起码说已经尽到了本分，可最后赵孝成王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赵括头上，这才有了后来「纸上谈兵」这个典故，赵括背了 2000 多年的黑锅。

这里再略微跑个题。人们常常会搞混两个概念：「尊严」和「面子」。所谓「尊严」，究其根本来自于「独立」。具体而言，包括对自己权力的彰显，以及对于底线、道义、规则等的恪守。

而「面子」就要简单多了，归结起来无非两个字——「不认」。比如不认栽、不认输、不认错、不认差距.....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而维护面子就更简单了，比烂、甩锅、胡搅蛮缠、打肿脸充胖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尊严需要律己服人，而面子只需要自欺欺人。

单从对李信战败这件事的处理来说，嬴政维护了自己王者的尊严，而并没去顾忌什么面子。除了个人素养的因素之外，先秦时代务实的文化氛围也很重要，当时人们思想独立，更加看重尊严，而不是面子。

7

言归正传。王翦复出以后，给老大提出的方案和上一次一模一样：一次性投入兵力 60 万，至于更新啥的先别催，走一步看一

步。

经过上一次的教训，嬴政也只能咬着牙接受这个看起来贼没技术含量的方案。在李信战败后的第二年（公元前 224 年），嬴政目送着王翦拿着自己全部的存折，二度南下，征伐楚国。

60 万秦军一路排开，像一座黑色的大山一样，缓慢却又无可阻挡地向南一步步碾压过去。最终，他们和项燕率领的楚国军团相遇了，然后就.....断更了！？

按照史书记载：王翦所率的秦军在开入楚国境内以后，马上就停了下来，按兵不动。既不约架，也不偷袭，而是扎下了可以长期使用的军营，接着开始早起早睡、改善伙食、勤洗澡、勤锻炼（休士洗沐，而善饮食）——这哪是打仗，这是奔着健康生活去的？！

王翦的思路非常简单：就是放弃一切奇技淫巧，纯粹靠堆叠资源，让自己的体量庞大到任何人都啃不动的地步。接下来就是什么也不做，自然也就什么都不会错，剩下的就是等着对面的楚军去犯错。

其实说起来，绝大多数的终极竞争都是这个思路。所谓「谋略」「大棋」「弯道超车」.....在明显资源优势面前这些统统不过就是浮云。活得久、少犯错才是赢得竞争的不二法门。所谓的「智力优势」，在多数时候比的不是谁更聪明，而是谁更不蠢，更不会自作聪明。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总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除了要钱要粮以外，王翦再没什么新消息发给咸阳。对于待在咸阳的嬴政来说，这感觉就好比是咬牙充了一整年的超级VIP，结果原来的日更却变成有生之年跟作者比命长了。

财务上每天大笔的流水虽说看着肉疼，但好歹还负担的起，可那60万秦军搁在当时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支毁灭性的力量，这么一件超级大杀器经年累月放在外面，睡不着觉的可不只是楚王，秦王嬴政同样也睡不踏实，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安的感觉还会越来越强。

一般到了这种时候，如何解决自己人，就会成为一个比解决敌人更加紧迫的问题。而王翦在这个时候也再次表现出了他职场老油条的一面。打领兵出征一开始，王翦隔三差五就会给嬴政写封信寄过去。信的内容基本大同小异：要么就是看中了咸阳二环里哪个地段，请老大送套独栋给我；要么就是最近家里经济比较紧张，请老大再赐我几百亩田产救救急。总之，就是在年度KPI还没有眉目的情况下，就一个劲要求升职、加薪、分房子。

而面对王翦这些看起来「贪得无厌」的要求，嬴政却来者不拒，而且给出去的越多，回头晚上睡得越踏实。如此，君臣二人心照不宣地就化解掉了彼此最大的潜在问题。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说白了就是总贪图点什么。在不知道对方究竟所图为何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去开脑洞，给对方设想一个目的，然后想着想着自己就信了，而信任自然也就跟着破裂了。而反过来说，人们在彼此目的都已明晰的情况下，往往更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具体对于君王来说，

最让他们放心的，恰恰是图财图利图富贵的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明码实价的，而且也是他们也绝对给得起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春秋战国原本应该是一个盛产「头铁战士」的时代，以如今某些人的标准来说，那个时代的人普遍都比较「轴」，更喜欢单刀直入的直线条思维和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相对于面子，人们更愿意讲「理」，或者说是更看重原则，对于分歧人们更习惯于当面怼。

然而随着君权的日益强化，很多原本非常简单的事，开始变得不那么简单了，直陈心意开始被种种话术所取代。到了王翦和嬴政所处的战国末期，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一门玄学。于是又回到了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时代变了。

8

王翦带着 60 万秦军在楚国境内长期度假，顺带着操弄操弄职场玄学。而与此同时，对面的楚军过得就没那么轻松了。

楚军一方的统帅依旧是项燕，合理推想一下，项燕的几个成年儿子应该也在军中，其中就包括项梁和项伯，而在后方，他的孙子项羽也已经七八岁了。为了他们，项燕也必须扛住对面山一样的秦军。

在项燕的身边，还有一个叫周文的视日——所谓「视日」，就是军中负责占卜的祭司，主要负责缓解士兵的心理压力，告诉他们，神一直站在他们身后。当时的周文应该不会想到，他这

样一个「治愈系」的角色，会在若干年后作为陈胜麾下的主将，率领张楚军团一路打到函谷关。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仅就当时而言，楚军还没和王翦交手，自己就已经快扛不住自己了。我们之前提过几次，楚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是一个「散装」的国家，在战争当中，「散装」的好处是各种利益平时就分散在贵族手里，所有权明晰，所以大伙心里都清楚这是在为自己而战，而不仅仅是为了国君一家去玩命。但另一方面，这种散装的特性也意味着这种「同仇敌忾」的状态，时效性不会很强——可以在短时间内妖化，但是无法形成稳定输出。

之前面对李信凌厉的「二刀流」攻势，楚军也一直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各派势力也就没工夫去琢磨别的事，而项燕作为统帅，又始终能给大伙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所以楚人内部生不出什么矛盾。

可是一旦面对王翦这种「不动如山」的玩法，楚人的心态很快就奔溃了：面对 60 万秦军，主动进攻肯定是没有机会了，那剩下的就只有做好防御，等着对方来打你，可对方偏偏又一直不来，可你又知道他一定会来，因为他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种感觉就好比是你成宿成宿不敢睡觉，等楼上丢「第二只靴子」一样。

就这样，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从冬再到春……几十万楚军等王翦的那只「靴子」，等了整整一年。这中间的焦虑感想想也该知道有多折磨人。

博弈中所谓的「主动权」就是这样，不是看你是否一直在针锋相对，一直在奋起反击，而是看你能不能掌握事态进展的节奏——我想打你就必须给我做陪练，我不想打你也必须陪我耗着。无论什么「战」，最后稳赢的，必然是掌握「主动权」的那一方。

我们不妨合理推想一下：在漫长的焦虑之下，之前同仇敌忾的情绪势必会被一点点冷却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更现实的问题：粮草消耗各家如何分摊？谁家该去更舒服点的地方驻防？大量人口被作为士兵征招，也就意味着后方各家封邑的田地这一整年都可能是无人耕种的……这一系列问题都不是无理取闹，但又都是没有最优解的。曾经被当成战神的项燕，这个时候也没法告诉众人，后面将会发生什么。

当初的赵国，很大程度上就是被王翦这种「熬鹰式」的战法活活给熬死的（详见第 3 小节），而楚国这一次也不例外。最终在公元前 223 年春天，项燕大军突然开始向东调动。这或许是因为楚军实在熬不下去了，想要离着王翦远一点，让楚人有机会放松一下快要崩断的神经。

几十万人只要动起来，就不可能不出错，而对面的王翦立刻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下令让秦军主力围歼楚军，另一边亲率一支偏师，直扑楚国国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这就是沙场老将的素养——机会未到时，可以气定神闲、不动如山；机会一到，可以瞬间输出全开、侵略如火。

一番激战之后，楚军主力被彻底消灭之后，秦军随时开始有条不紊地绞杀楚国各地剩余的反抗力量。在负刍被俘的同时，楚国其他的王室成员应该也没跑了，于是之前「叛逃」到楚国的昌平君熊启，作为楚国王位的顺位继承人，被楚人拥立为楚王，在淮南地区组成了流亡政府。换句话说，这位末代楚王其实带有一半秦人的血统，而且之前还在秦国担任了近十年的相邦。

不久之后，这支楚国最后的抵抗力量也被秦军消灭，楚王熊启被杀，项燕在被秦军围困后自杀，并且在临死前留下了那个著名的诅咒——「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至此，这个可以把历史追溯到殷商时代的古国，在立国八百多年后，正式宣告灭国。

而之前伐楚失败的李信，也并没有就此在历史中消失。楚国被灭以后，秦国的统一战争随即进入到了收尾阶段：李信则在这段时间里回归到了自己万年辅助的角色定位——公元前 222 年，李信作为王贲的副将，率军进入辽东，清缴燕国残余势力，并且俘虏了燕王姬喜。

燕地清理完毕之后（公元前 221 年），王贲和李信又马不停蹄地率军南下，直奔齐国首都临淄。到此，继续抵抗，除了徒增杀戮以外，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于是齐王田建率领王室成员和一千官员，主动出城投降，这或许也是他能为他的臣民所做的最后一点事情。

关于齐国，这里还要多说几句。在以农耕文化为主基调的古代社会，先秦时代的齐国却一直是一个另类：无论是始于西周的「姜齐」还是后来取而代之的「田齐」，齐国都始终保持着浓

厚的商业文化。像货币调节、贸易战、需求拉动、零关税、关税同盟.....这类经济概念，在齐桓公与管仲的时代就已经不新鲜了。也是在那个时期，齐国就已经提出和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统一度量衡。

繁荣的商业文化，又进一步带来了思想上的包容，这最终造就了稷下学宫这个当时中国最繁盛的学术平台，各种学派、各种学说，无论它们听起来多惊世骇俗，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在这那自由交流、碰撞，而无需担心被告密、举报或是审查、打码，由此便产生了「百家争鸣」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世。

繁荣的商业，也让齐国的贵族们对于开疆拓土这种事不是很感兴趣，自然也就没有打仗的动力。于是齐国的对外战略和他的商业模式一样，也超前了一大步。在其他国家上层还在琢磨如何弄死邻居的时候，齐国却选择了奉行孤立主义和绥靖政策——一个想通过贸易赚你钱的人，是不可能还想着弄死你的，因为对他而言那将是得不偿失的。

当然国君为了自己的虚荣或是野心依旧会选择投入战争，但对比其他诸侯国，齐国卷入战争的频率要低得多，在被秦国占领之前的 40 多年里，干脆就是零战争，在暴虐的齐闵王上台之前，齐国连续 14 年没有参与过战争。从田氏代姜算起，「田齐」立国一共才 138 年，而这其实少一半的时间（50 多年），都处于长期和平的状态。这在把打仗杀人当日常事务的战国时代，那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这意味着很多普通人能有机会太太平平过完自己的一生，或者至少是大半生。

齐王田建的不战而降，保全了临淄城和齐国的臣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嬴政最终决定不放过他。齐国是一切都完整保存了下来，没有任何东西被打乱，那也就意味着田建如果想学韩国的遗老遗少那样发动叛乱，在软硬件上应该都没什么障碍。

可如果就这样毫无理由地处死一个主动投降的国君，显然也说不过去。于是秦人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田建囚禁在一片松柏林里，活活给饿死。

至此，中国的历史正式迎来了大一统时代，而一切到此却并未结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

冷知识一刻

王翦的这个王姓，很可能是出自姬姓王氏，所以王家和周天子应该算是本家。西周时代，周灵王废掉了自己的太子姬晋，把他们一家迁移到了如今的陕西富平县。周平王东迁的时候，这部分姬姓后裔并没有跟着走，而是留在了关中，成了后来秦国的子民。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一支后人才敢把「王」字作为自家的姓氏。

该盐选专栏共 17 章，99% 未读

继续阅读





盐选专栏

权力密码之楚汉争霸

guigu

共 17 节

会员专享 ~~¥29.00~~

发布于 2020-05-19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